

中·国·书·籍·国·学·馆 全四卷 第四卷

# 西游记

《中国书籍国学馆》编委会 编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  
China Book Press

中国书籍国学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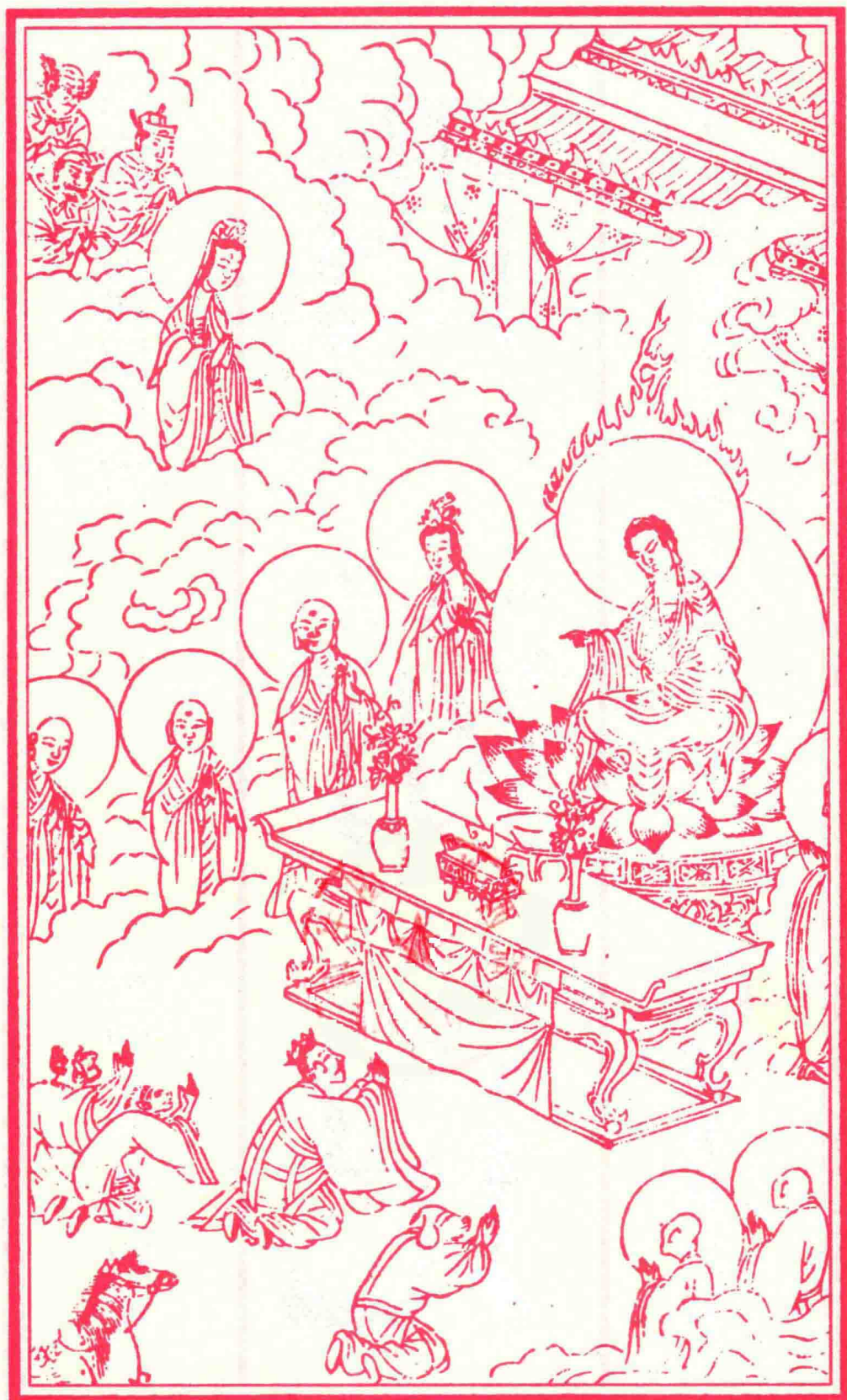
全四卷 第四卷

# 西游记

《中国书籍国学馆》编委会 编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  
China Book Press



## 第〇七五回

## 心猿钻透阴阳窍 魔王还归大道真



却说孙大圣进于洞口，两边观看。只见——

骷髅若岭，骸骨如林。人头发跏成毡片，人皮肉烂作泥尘。人筋缠在树上，千焦晃亮如银。真个是尸山血海，果然腥臭难闻。东边小妖，将活人拿了剐肉；西下泼魔，把人肉鲜煮鲜烹。若非美猴王如此英雄胆，第二个凡夫也进不得他门。

不多时，行人二层门里看时，呀！这里却比外面不同：清奇幽雅，秀丽宽平；左右有瑶草仙花，前后有乔松翠竹。又行七八里远近，才到三层门。闪着身偷着眼看处，那上面高坐三个老妖，十分狞恶。中间的那个生得：

凿牙锯齿，圆头方面。声吼若雷，眼光如电。仰鼻朝天，赤眉飘焰。但行处，百兽心慌；若坐下，群魔胆战。这一个兽中王，青毛狮子怪。

左手下那个生得——

凤目金睛，黄牙粗腿。长鼻银毛，看头似尾。圆额皱眉，身躯磊磊。细声如窈窕佳人，玉面似牛头恶鬼。这一个是藏齿修身多年的黄牙老象。

右手下那一个生得——

金翅鲲头，星睛豹眼。振北图南，刚强勇敢。变生翱翔，鸢笑龙惨。持风翻百鸟藏头，舒利爪诸禽丧胆。这个是云程九万的大

鹏雕。

那两下列着有百十大小头目，一个个全装披挂，介冑整齐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行者见了，心中欢喜，一些儿不怕，大踏步径直进门，把梆铃卸下，朝上叫声：「大王！」三个老魔，笑呵呵问道：「小钻风，你来了？」行者应声道：「来了。」你去巡山，打听孙行者的下落何如？」行者道：「大王在上，我也不敢说起。」老魔道：「怎么不敢说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奉大王命，敲着梆铃，正然走处，猛抬头只看见一个人，蹲在那里磨杠子，还象个开路神，若站将起来，足有十数丈长短。他就着那涧崖石上，抄一把水，磨一磨，口里又念一声，说他那杠子到此还不曾显个神通，他要磨明，就来打大王。我因此知他是孙行者，特来报知。」那老魔闻此言，浑身是汗，唬得战呵呵的道：「兄弟，我说莫惹唐僧。他徒弟神通广大，预先作了准备，磨棍打我们，却怎生是好？」教：「小的们，把洞外大小俱叫进来，关了门，让他过去罢。」那头目中有知道的报：「大王，门外小妖，已都散了。」老魔道：「怎么都散了？想是闻得风声不好也，快早关门，快早关门！」众妖兵把前后门尽皆牢拴紧闭。行者自心惊道：「这一关了门，他再问我家长短的事，我对不来，却不弄走了风，被他拿住？且再唬他一唬，教他开着门，好跑。」又上前道：「大王，他还说得不好。」老魔道：「他又说什么？」行者道：「他说拿大大王剥皮，二大王剮骨，三大王抽筋。你们若关了门不出去啊，他会变化，一时变了个苍蝇儿，自门缝里飞进，把我们都拿出去，却怎生是好？」老魔道：「兄弟们仔细，我这洞里，递年家没个苍蝇，但是有苍蝇进来，就是孙行者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就变个苍蝇唬他一唬，好开门。」大圣闪在旁边，伸手去脑后拔了一根毫毛，吹一口仙气，叫：「变！」即变做一个金苍蝇，飞去望老魔劈脸撞了一头。那老怪慌了道：「兄弟！不停当！那话儿进门来了！」惊得那大小群妖，一个个丫钯扫帚，都上前乱扑苍蝇。这大圣忍不住，款款的笑起来。

干净他不宜笑，这一笑笑出原嘴脸来了，却被那第三个老妖魔跳上前，一把扯住道：「哥哥，险些儿被他瞒了！」老魔道：「贤弟，谁瞒谁？」三怪道：「刚才这个回话的小妖，不是小钻风，他就是孙行者。必定撞见小钻风，不知是他怎么打杀了，却变化来哄我们哩。」行者慌了道：「他认得我了！」即把手摸摸，对老怪道：「我怎么会是孙行者？我是小钻风，大王错认了。」老魔笑道：「兄弟，他是小钻风。他一日三次在面前点卯，我认得他。」又问：「你有牌儿么？」行者道：「有。」掳着衣服，就拿出牌子。老怪一发认实道：「兄弟，莫屈了他。」三怪道：「哥哥，你不曾看见他，他才子闪着身，笑了一声，我见他就露出个雷公嘴来。见我扯住时，他又变作个这等模样。」叫：「小的们，拿绳来！」众头目即取绳索。三怪把行者扳翻倒，四马攒蹄捆住，揭起衣裳看时，足足是个弼马温。原来行者有七十二般变化，若是变飞禽，走兽，

花木、器皿、昆虫之类，却就连身子滚去了；但变人物，却只是头脸变了，身子变不过来，果然一身黄毛，两块红股，一条尾巴。老妖看着道：「是孙行者的身子，小钻风的脸皮，是他了！」教：「小的们，先安排酒来，与你三大王递个得功之杯。既拿倒了孙行者，唐僧坐定是我们口里食也。」三怪道：「且不要吃酒。孙行者溜撒，他会逃遁之法，只怕走了。教小的们抬出瓶来，把孙行者装在瓶里，我们才好吃酒。」

老魔大笑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！」即点三十六个小妖，人里面开了库房门，抬出瓶来。你说那瓶有多大？只得二尺四寸高。怎么用得三十六个人抬？那瓶乃阴阳二气之宝，内有七宝八卦、二十四气，要三十六人，按天罡之数，才抬得动。不一时，将宝瓶抬出，放在三层门外，展得干净，揭开盖，把行者解了绳索，剥了衣服，就着那瓶中仙气，噯的一声，吸人里面，将盖子盖上，贴了封皮，却去吃酒道：「猴儿今番入我宝瓶之中，再莫想那西方之路！若还能弼佛求经，除是转背摇车，再去投胎夺舍是。」你看那大小群妖，一个个笑呵呵都去贺功不题。

却说大圣到了瓶中，被那宝贝将身束得小了，索性变化，蹲在当中。半晌，倒还荫凉，忽失声笑道：「这妖精外有虚名，内无实事。怎么告诉人说这瓶装了人，一时三刻，化为脓血？若似这般凉快，就住上七八年也无事！」咦！大圣原来不知那宝贝根由：假若装了人，一年不语，一年荫凉，但闻得人言，就有火来烧了。大圣未曾说完，只见满瓶都是火焰。幸得他有本事，坐在中间，捻着避火诀，全然不惧。耐到半个时辰，四周围钻出四十条蛇来咬。行者轮开手，抓将过来，尽力气一撻，撻做八十段。少时间，又有三条火龙出来，把行者上下盘绕，着实难禁，自觉慌张无措道：「别事好处，这三条火龙难为。再过一会不出，弄得火气攻心，怎了？」他想到：「我把身子长一长，券破罢。」

好大圣，捻着诀，念声咒，叫：「长！」即长了丈数高下，那瓶紧靠着身，也就长起来，他把身子往下一小，那瓶儿也就小下来了。行者心惊道：「难，难，难！怎么我长他也长，我小他也小？如之奈何！」说不了，孤拐上有些疼痛，急伸手摸摸，却被火烧软了，自己心焦道：「怎么好？孤拐烧软了！弄做个残疾之人了！」忍不住吊下泪来，这正是：遭魔遇苦怀三藏，着难临危虑圣僧。道：「师父啊！当年皈正，蒙观音菩萨劝善，脱离天灾，我与你苦历诸山，收殍多怪，降八戒，得沙僧，千辛万苦，指望同证西方，共成正果。何期今日遭此毒魔，老孙误入于此，倾了性命，撇你在半山之中，不能前进！想是我昔日名高，故有今朝之难！」正此凄惶，忽想起菩萨当年在蛇盘山曾赐我三根救命毫毛，不知有无，且等我寻一寻看。即伸手浑身摸了一把，只见脑后有三根毫毛，十分挺硬，忽喜道：「身上毛都如彼软熟，只此三根如此硬枪，必然是救我命的。」即便咬着牙，忍着疼，拔下毛，吹口仙气，叫：「变！」一根即变作金钢钻，一根变作竹片，一根变作绵绳。扳张篋片弓儿，牵着那钻，照瓶底下噯噯的一顿钻，钻成一个眼孔，透进光亮，喜道：「造化，造化！却好出去也！」才变化出身，那瓶复荫凉了。怎么就凉？原来被他钻了，把阴阳之气泄了，故此遂凉。

好大圣，收了毫毛，将身一小，就变做个螭螭虫儿，十分轻巧，细如须发，长似眉毛，自孔中钻出，且还不走，径飞在老魔头上钉着。

那老魔正饮酒，猛然放下杯儿道：「三弟，孙行者这回化了么？」三魔笑道：「还到此时哩？」老魔教传令抬上瓶来。那下面三十六个小妖即便抬瓶，瓶就轻了许多。慌得众小妖报道：「大王，瓶轻了！」老魔喝道：「胡说！宝贝乃阴阳二气之全功，如何轻了！」内中有一个勉强的小妖，把瓶提上来道：「你看这不轻了？」老魔揭开看时，只见里面透亮，忍不住失声叫道：「这瓶里空者，控也！」大圣在他头上，也忍不住道一声：「我的儿啊，搜者，走也！」众怪听见道：「走了，走了！」即传令：「关门，关门！」

那行者将身一抖，收了剥去的衣服，现本相，跳出洞外。回头骂道：「妖精不要无礼！瓶子钻破，装不得人了，只好拿了出恭！」喜喜欢欢，嚷嚷闹闹，踏着云头，径转唐僧处。那长老正在那里撮土为香，望空祷告，行者且停云头，听他祷告甚的。那长老合掌朝天道：

祈请云霞众位仙，六丁六甲与诸天。愿保贤徒孙行者，神通广大法无边。

大圣听得这般言语，更加努力，收敛云光，近前叫道：「师父，我来了！」长老搀住道：「悟空劳碌，你远探高山，许久不回，我甚忧虑。端的这山中有何吉凶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师父，才这一去，一则是东土众僧有缘有分，二来是师父功德无量无边，三也亏弟子法力！」将前项钻风、陷瓶里及脱身之事，细陈了一遍：「今得见尊师之面，实为两世之人也！」长老感谢不尽道：「你这番不曾与妖精赌斗么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曾。」长老道：「这等保不得我过山了？」行者是个好胜的人，叫喊道：「我怎么保你过山不得？」长老道：「不曾与他见个胜负，只这般含糊，我怎敢前进！」大圣笑道：「师父，你也忒不通变。常言道，单丝不线，孤掌难鸣。那魔三个，小妖千万，教老孙一人，怎生与他赌斗？」长老道：「寡不敌众，是你一人也难处。八戒、沙僧他也都有本事，教他们都去，与你协力同心，扫净山路，保我过去罢。」行者沉吟道：「师言最当，着沙僧保护你，着八戒跟我去罢。」那呆子慌了道：「哥哥没眼色！我又粗劣，无甚本事，走路扛风，跟你何益？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虽无甚本事，好道也是个人。俗云放屁添风，你也可壮我些胆气。」八戒道：「也罢也罢，望你带挈带挈。但只急溜处，莫捉弄我。」长老道：「八戒在意，我与沙僧在此。」

那呆子抖擞神威，与行者纵着狂风，驾着云雾，跳上高山，即至洞口，早见那洞门紧闭，四顾无人。行者上前，执铁棒，厉声高叫道：「妖怪开门！快出来与老孙打耶！」那洞里小妖报入，老魔心惊胆战道：「几年都说猴儿狠，话不虚传果是真！」二老怪在旁问道：「哥哥怎么说？」老魔道：「那行者早间变小钻风混进来，我等不能相识。幸三贤弟认得，把他装在瓶里。他弄本事，钻破瓶儿，却又摄去衣服走了。如今在外叫战，谁敢与他打个头仗？」更无一人答应，又问又无人答，都是那装聋推哑。老魔发怒道：「我等在西方大路上，忝着个丑名，今日孙行者这般藐视，若不出去与他见阵，也低了名头。等我舍了这老性命去与他战上三合！三合战得过，唐僧还是我们口里食；战不过，那时关了门，让他过去罢。」遂取披挂结束了，开门前走。行者与八戒在门旁观看，真是好一个怪物：

铁额铜头戴宝盔，盔缨飘舞甚光辉。辉辉掣电双睛亮，亮亮铺霞两鬓飞。勾爪如银尖且利，锯牙似凿密还齐。身披金甲无丝缝，腰束龙绦有见机。手执钢刀明晃晃，英雄威武世间稀。一声吆喝如雷震，问道敲门者是谁？

大圣转身道：「是你孙老爷齐天大圣也。」老魔笑道：「你是孙行者？大胆泼猴！我不惹你，你却为何在此叫战？」行者道：「有风方起浪，无潮水自平。你不惹我，我好寻你？只因你狐群狗党，结为一伙，算计吃我师父，所以来此施为。」老魔道：「你这等雄纠纠的，嚷上我门，莫不是要打么？」行者道：「正是。」老魔道：「你休猖獗！我若调出妖兵，摆开阵势，摇旗擂鼓，与你交战，显得我是坐家虎，欺负你了。我只与你一个对一个，不许帮丁！」行者闻言叫：「猪八戒走过，看他把老孙怎的！」那呆子真个闪在一边。老魔道：「你过来，先与我做个桩儿，让我尽力气着光头砍上三刀，就让你唐僧过去；假若禁不得，快送你唐僧来，与我做一顿下饭！」行者闻言笑道：「妖怪，你洞里若有纸笔，取出来，与你立个合同。自今日起，就砍到明年，我也不与你当真！」那老魔抖擻威风，丁字步站定，双手举刀，望大圣劈顶就砍。这大圣把头往上一迎，只闻抡掣一声响，头皮儿红也不红。那老魔大惊道：「这猴子好个硬头儿！」大圣笑道：「你不知，老孙是——」

生就铜头铁脑盖，天地乾坤世上无。斧砍锤敲不得碎，幼年曾入老君炉。四斗星官监临造，二十八宿用工夫。水浸几番不得坏，周围挖搭板筋铺。唐僧还恐不坚固，预先又上紫金箍。」

老魔道：「猴儿不要说嘴！看我这一刀来，决不容你性命！」行者道：「不见怎的，左右也只这般砍罢了。」老魔道：「猴儿，你不知这刀——」

金火炉中造，神功百炼熬。锋刃依三略，刚强按六韬。却似苍蝇尾，犹如白蟒腰。入山云荡荡，下海浪滔滔。琢磨无遍数，煎熬几百遭。深山古洞放，上阵有功劳。挽着你这和尚天灵盖，一削就是两个瓢！」

大圣笑道：「这妖精没眼色！把老孙认做个瓢头哩！也罢，误砍误让，教你再砍一刀看怎么。」那老魔举刀又砍，大圣把头迎一迎，乒乓的劈做两半个。大圣就地打个滚，变做两个身子。那妖一见慌了，手按下钢刀。猪八戒远远望见，笑道：「老魔好砍两刀的！却不是四个人了？」老魔指定行者道：「闻你能使分身法，怎么把这法儿拿出在我面前使！」大圣道：「何为分身法？」老魔道：「为什么先砍你一刀不动，如今砍你一刀，就是两个人？」大圣笑道：「妖怪，你切莫害怕。砍上一万刀，还你二万个人！」老魔道：「你这猴儿，你只会分身，不会收身。你若本事收做一个，打我一棍去罢。」大圣道：「不许说谎，你要砍三刀，只砍了我两刀；教我打一棍，若打了棍半，就不姓孙！」老魔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

好大圣，就把身搂上来，打个滚，依然一个身子，掣棒劈头就打，那老魔举刀架住道：「泼猴无礼！什么样个哭丧棒，敢上门打人？」

大圣喝道：「你若问我这条棍，天上地下，都有名声。」老魔道：「怎见名声？」他道：

「棒是九转鍊铁炼，老君亲手炉中煅。禹王求得号神珍，四海八河为定验。中间星斗暗铺陈，两头箱裏黄金片。花纹密布鬼神惊，上造龙纹与凤篆。名号灵阳棒一条，深藏海藏人难见。成形变化要飞腾，飘飘五色霞光现。老孙得道取归山，无穷变化多经验。时间要大瓮来粗，或小些微如铁线。粗如南岳细如针，长短随吾心意变。轻轻举动彩云生，亮亮飞腾如闪电。攸攸冷气逼人寒，条条杀雾空中现。降龙伏虎谨随身，天涯海角都游遍。曾将此棍闹天宫，威风打散蟠桃宴。天王赌斗未曾赢，哪吒对敌难交战。棍打诸神没躲藏，天兵十万都逃窜。雷霆众将护灵霄，飞身打上通明殿。掌朝天使尽皆惊，护驾仙卿俱搅乱。举棒掀翻北斗宫，回首振开南极院。金阙天皇见棍凶，特请如来与我见。兵家胜负自如然，困苦安危无可辨。整整挨排五百年，亏了南海菩萨劝。大唐有个出家僧，对天发下洪誓愿。枉死城中度鬼魂，灵山会上求经卷。西方一路有妖魔，行动甚是不方便。已知铁棒世无双，央我途中为伙伴。邪魔汤着赴幽冥，肉化红尘骨化面。处处妖精棒下亡，论万成千无打算。上方击坏斗牛宫，下方压损森罗殿。天将曾将九曜追，地府打伤催命判。半空丢下振山川，胜如太岁新华剑。全凭此棍保唐僧，天下妖魔都打遍！」

那魔闻言，战兢兢舍着性命，举刀就砍。猴王笑吟吟使铁棒前迎。他两个先时在洞前撑持，然后跳起去，都在半空里厮杀。这一场好杀——

天河定底神珍棒，棒名如意世间高。夸称手段魔头恼，大捍刀擎法力豪。门外争持还可近，空中赌斗怎相饶！一个随心更面目，一个立地长身腰。杀得满天云气重，遍野雾飘飘。那一个几番立意吃三藏，这一个广施法力保唐朝。都因佛祖传经典，邪正分明恨苦交。

那老魔与大圣斗经二十余合，不分输赢。原来八戒在底下见他两个战到好处，忍不住掣钯架风，跳将起去，望妖魔劈脸就筑。那魔慌了，不知八戒是个呼头性子，冒冒失失的唬人，他只道嘴长耳大，手硬钯凶，败了阵，丢了刀，回头就走。大圣喝道：「赶上，赶上！」这呆子仗着威风，举着钉钯，即忙赶上怪去。老魔见他赶的相近，在坡前立定，迎着风头，幌一幌现了原身，张开大口，就要来吞八戒。八戒害怕，急抽身往草里一钻，也管不得荆棘棘刺，也顾不得刮破头疼，战兢兢的，在草里听着梆声。随后行者赶到，那怪也张口来吞，却中了他的机关，收了铁棒，迎将上去，被老魔一口吞之。唬得个呆子在草里囊囊咄咄的埋怨道：「这个弼马温，不识进退！那怪来吃你，你如何不走，反去迎他！这一口吞在肚中，今日还是个和尚，明日就是个大恭也！」那魔得胜而去。这呆子才钻出草来，溜回旧路。

却说三藏在那山坡下，正与沙僧盼望，只见八戒喘呵呵的跑来。三藏大惊道：「八戒，你怎么这等狼狈？悟空如何不见？」呆子哭哭啼啼

啼道：「师兄被妖精一口吞下肚去了！」三藏闻言，唬倒在地，半晌间跌脚拳胸道：「徒弟呀！只说你善会降妖，领我西天见佛，怎知今日死于此怪之手！苦哉，苦哉！我弟子同众的功劳，如今都化作尘土矣！」那师父十分苦痛。你看那呆子，他也不来劝解师父，却叫：「沙和尚，你拿将行李来，我两个分了罢。」沙僧道：「二哥，怎的？」八戒道：「分开了，各人散火。你往流沙河，还去吃人；我往高老庄，看看我浑家。将白马卖了，与师父买个寿器送终。」长老气呼呼的，闻得此言，叫皇天，放声大哭。且不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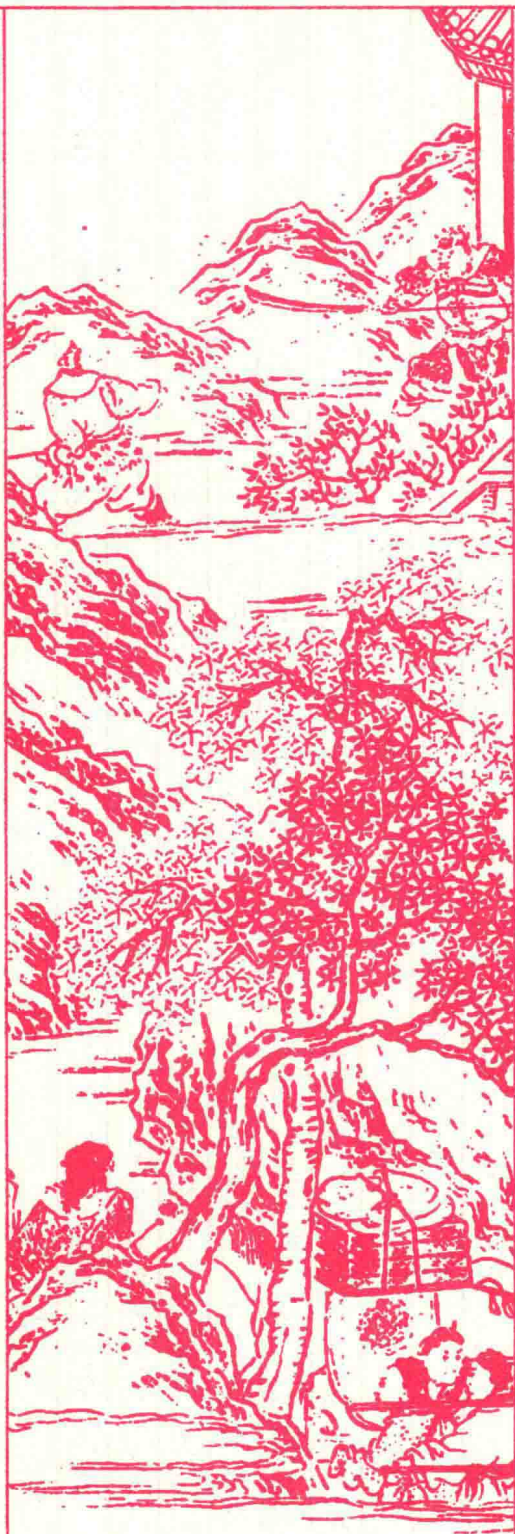
却说那老魔吞了行者，以为得计，径回本洞。众妖迎问出战之功，老魔道：「拿了一个来了。」二魔喜道：「哥哥拿的是谁？」老魔道：「是孙行者。」二魔道：「拿在何处？」老魔道：「被我一口吞在腹中哩。」第三个魔头大惊道：「大哥啊，我就不曾吩咐你，孙行者不中吃！」那大圣肚里道：「忒中吃！又禁饥，再不得饿！」慌得那小妖道：「大王，不好了！孙行者在你们肚里说话哩！」老魔道：「怕他说话！有本事吃了他，没本事摆布他不成？你们快去烧些盐白汤，等我灌下肚去，把他嘔出来，慢慢的煎了吃酒。」小妖真个冲了半盆盐汤。老怪一饮而干，洼着口，着实一呕，那大圣在肚里生了根，动也不动，却又拦着喉咙，往外又吐，吐得头晕眼花，黄胆都破了，行者越发动不动。老魔喘息了，叫声：「孙行者，你不出来？」行者道：「早哩！正好不出来哩！」老魔道：「你怎么不出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这妖精，甚不通变。我自做和尚，十分淡薄，如今秋凉，我还穿个单直裰。这肚里倒暖，又不透风，等我住过冬才好出来。」众妖听说，都道：「大王，孙行者要在你肚里过冬哩！」老魔道：「他要过冬，我就打起禅来，使个搬运法，一冬不吃饭，就饿杀那弼马温！」大圣道：「我儿子，你不知事！老孙保唐僧取经，从广里过，带了个折迭锅儿，进来煮杂碎吃。将你这里边的肝肠肚肺细儿受用，还穀盘缠到清明哩！」那二魔大惊道：「哥啊，这猴子他干得出来！」三魔道：「哥啊，吃了杂碎也罢，不知在那里支锅。」行者道：「三叉骨上好支锅。」三魔道：「不好了！假若支起锅，烧动火烟，燎到鼻孔里，打喷嚏么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没事！等老孙把金箍棒往顶门里一擗，擗个窟窿：一则当天窗，二来当烟洞。」

老魔听说，虽说不怕，却也心惊，只得硬着胆叫：「兄弟们，莫怕，把我那药酒拿来，等我吃几钟下去，把猴儿药杀了罢！」行者暗笑道：「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，吃老君丹，玉皇酒，王母桃，及凤髓龙肝，那样东西我不曾吃过？是什么药酒，敢来药我？」那小妖真个将药酒筛了两壶，满满斟了一钟，递与老魔。老魔接在手中，大圣在肚里就闻得酒香，道：「不要与他吃！」好大圣，把头一扭，变做个喇叭口子，张在他喉咙之下。那怪咽的咽下，被行者咽的接吃了。第二钟咽下，被行者咽的又接吃了。一连咽了七八钟，都是他接吃了。老魔放下钟道：「不吃了，这酒常时吃两钟，腹中如火，却才吃了七八钟，脸上红也不红！」原来这大圣吃不多酒，接了他七八钟吃了，在肚里撒起酒风来，不住的支架子，跌四平，踢飞脚，抓住肝花打秋千，竖蜻蜓，翻根头乱舞。那怪物疼痛难禁，倒在地下。

毕竟不知死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〇七六回

## 心神居舍魔归性 木母同降怪体真



话表孙大圣在老魔肚里文吾一会，那魔头倒在尘埃，无声无气，若不言语，想是死了，却又把手放放。魔头回过气来，叫一声：「大慈大悲齐天大圣菩萨！」行者听见道：「儿子，莫废工夫，省几个字儿，只叫孙外公罢。」那妖魔惜命，真个叫：「外公，外公！是我的不是了一差二误吞了你，你如今却反害我。万望大圣慈悲，可怜蝼蚁贪生之意，饶了我命，愿送你师父过山也。」大圣虽英雄，甚为唐僧进步，他见妖魔哀告，好奉承的人，也就回了善念，叫道：「妖怪，我饶你，你怎么送我师父？」老魔道：「我这里也没什么金银、珠翠、玛瑙、珊瑚、琉璃、琥珀、玳瑁珍奇之宝相送，我兄弟三个，抬一乘香藤轿儿，把你师父送过此山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既是抬轿相送，强如要宝。你张开口，我出来。」那魔头真个就张开口。那三魔走近前，悄悄的对老魔道：「大哥，等他出来时，把口往下一咬，将猴儿嚼碎，咽下肚，却不得磨害你了。」原来行者在里面听得，便不先出去，却把金箍棒伸出，试他一试。那怪果往下一口，挖喳的一声，把个门牙都迸碎了。行者抽回棒道：「好妖怪！我倒饶你性命出来，你反咬我，要害我命！我不出来，活活的只弄杀你！不出来，不出来！」老魔报怨三魔道：「兄弟，你是自家弄自家人了。且是请他出来好了，你却教我咬他。他倒不曾咬着，却进得我牙龈疼痛，这是怎么起的！」三魔见老魔怪他，他又作个激将法，厉声高叫道：「孙行者，闻你名如轰雷贯耳，说你在南天门外施威，凌霄殿下逞势。如今在西天路上降妖缚怪，原来是个小辈的猴

头！』行者道：「我何为小辈？」三怪道：「好汉千里客，万里去传名。你出来，我与你赌斗，才是好汉，怎么在人肚里做勾当！非小辈而何？」行者闻言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是，是，是！我若如今扯断他肠，搥破他肝，弄杀这怪，有何难哉？但真是坏了我的名头。也罢！也罢！你张口，我出来与你比并。但只是你这洞口窄逼，不好使家火，须往宽处去。」三魔闻说，即点大小怪，前前后后，有三万多精，都执着精锐器械，出洞摆开一个三才阵势，专等行者出口，一齐上阵。那二怪搀着老魔，径至门外叫道：「孙行者！好汉出来！此间有战场，好斗！」

大圣在他肚里，闻得外面鸦鸣鹊噪，鹤唳风声，知道是宽阔之处，却想着：「我不出去，是失信与他；若出去，这妖精人面兽心。先时说送我师父，哄我出来咬我，今又调兵在此。也罢也罢，与他个两全其美：出去便出去，还与他肚里生下一个根儿。」即转身，将尾上毫毛拔了一根，吹口仙气，叫：「变！」即变一条绳儿，只有头发粗细，倒有四十丈长短。那绳儿理出去，见风就长粗了。把一头拴着妖怪的心肝系上，打做个活扣儿，那扣儿不扯不紧，扯紧就痛。却拿着一头笑道：「这一出去，他送我师父便罢；如若不送，乱动刀兵，我也没工夫与他打，只消扯此绳儿，就如我在肚里一般！」又将身子变得小小的，往外爬，爬到咽喉之下，见妖精大张着方口，上下钢牙，排如利刃，忽思量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若从口里出去扯这绳儿，他怕疼，往下一嚼，却不咬断了？我打他没牙齿的所在出去。」好大圣，理着绳儿，从他那上腭子往前爬，爬到他鼻孔里。那老魔鼻子发痒，「阿嚏」的一声，打了个喷嚏，却进出行者。

行者见了风，把腰躬一躬，就长了有三丈长短，一只手扯着绳儿，一只手拿着铁棒。那魔头不知好歹，见他出来了，就举钢刀，劈脸来砍，这大圣一只手使铁棒相迎。又见那二怪使枪，三怪使戟，没头没脸的乱上。大圣放松了绳，收了铁棒，急纵身驾云走了。原来怕那伙小妖围绕，不好干事。他却跳出营外，去那空阔山头上，落下云，双手把绳尽力一扯，老魔心里才疼。他害疼往上一挣，大圣复往下一扯。众小妖远远看见，齐声高叫道：「大王，莫惹他！让他去罢！这猴儿不按时景，清明还未到，他却那里放风筝也！」大圣闻言，着力气蹬了一蹬，那老魔从空中，拍刺刺似纺车儿一般跌落尘埃，就把那山坡下死硬的黄土跌做个二尺浅深之坑。

慌得那二怪三怪一齐按下云头，上前拿住绳儿，跪在坡下哀告道：「大圣啊，只说你是个宽洪海量之仙，谁知是个鼠腹蜗肠之辈。实实在在的哄你出来，与你见阵，不期你在我家兄心上拴了一根绳子！」行者笑道：「你这伙泼魔，十分无礼！前番哄我出去便就咬我，这番哄我出来，却又摆阵敌我。似这几万妖兵，战我一个，理上也不通，扯了去！扯了去见我师父！」那怪一齐叩头道：「大圣慈悲，饶我性命，愿送老师父过山！」行者笑道：「你要性命，只消拿刀把绳子割断罢了。」老魔道：「爷爷呀，割断外边的，这里边的拴在心上，喉咙里又榛榛的恶心，怎生是好？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，张开口，等我再进去解出绳来。」老魔慌了道：「这一进去，又不肯出来，却难也，却难也！」行者道：「我有本事外边就可以解得里面绳头也，解了可实实的送我师父么？」老魔道：「但解就送，决不敢打诳语。」大圣审得是实，即便将身

一抖，收了毫毛，那怪的心就不疼了。这是孙大圣掩样的法儿，使毫毛拴着他的心，收了毫毛，所以就不害疼也。三个妖纵身而起，谢道：「大圣请回，上复唐僧，收拾下行李，我们就抬轿来送。」众怪偃干戈，尽皆归洞。

大圣收绳子，径转山东，远远的看见唐僧睡在地下打滚痛哭，猪八戒与沙僧解了包袱，将行李搭分儿，在那里分哩。行者暗暗嗟叹道：「不消讲了，这定是八戒对师父说我被妖精吃了，师父舍不得我痛哭，那呆子却分东西散火哩。咦！不知可是此意，且等我叫他一声看。」落下云头叫道：「师父！」沙僧听见，报怨八戒道：「你是个棺材座子，专一害人！师兄不曾死，你却说他死了，在这里干这个勾当！那里不叫将来了？」八戒道：「我分明看见他被妖精一口吞了。想是日辰不好，那猴子来显魂哩。」行者到跟前，一把挝住八戒脸，一个巴掌打了个踉跄，道：「夯货！我显什么魂？」呆子侮着脸道：「哥哥，你实是那怪吃了，你，你怎么又活了？」行者道：「象你这个不济事的脓包！他吃了我，我就抓他肠，捏他肺，又把这条绳儿穿住他的心，扯他疼痛难禁，一个个叩头哀告，我才饶了他性命。如今抬轿来送我师父过山也。」那三藏闻言，一骨鲁爬起来，对行者躬身道：「徒弟啊，累杀你了！若信悟能之言，我已绝矣！」行者轮拳打着八戒骂道：「这个饕餮的呆子，十分懈怠，甚不成人！师父，你切莫恼，那怪就来送你也。」沙僧也甚生惭愧，连忙遮掩，收拾行李，扣背马匹，都在途中等候不题。

却说三个魔头帅群精回洞，二怪道：「哥哥，我只道是个九头八尾的孙行者，原来是恁的个小小猴儿！你不该吞他，只与他斗时，他那里斗得过我我！洞里这几万妖精，吐唾沫也可浣杀他。你却将他吞在肚里，他便弄起法来，教你受苦，怎么敢与他比较？才自说送唐僧，都是假意，实为兄长性命要紧，所以哄他出来。决不送他！」老魔道：「贤弟不送之故，何也？」二怪道：「你与我三千小妖，摆开阵势，我有本事拿住这个猴头！」老魔道：「莫说三千，凭你起老营去，只是拿住他便大家有功。」那二魔即点三千小妖，径到大路旁摆开，着一个蓝旗手往来传报，教：「孙行者！赶紧出来，与我二大王爷爷交战！」八戒听见笑道：「哥哥，常言道，说谎不瞒当乡人，就来弄虚头捣鬼！怎么说降了妖精，就抬轿来送师父，却又来叫战，何也？」行者道：「老怪已被我降了，不敢出头，闻着个孙字儿，也害头疼。这定是二妖魔不伏气送我们，故此叫战。我道兄弟，这妖精有弟兄三个，这般义气；我弟兄也是三个，就没些义气？我已降了大魔，二魔出来，你就与他战战，未为不可。」八戒道：「怕他怎的！等我去打他一仗来！」行者道：「要去便去罢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哥哥，去便去，你把那绳儿借与我使使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要怎的？你又没本事钻在肚里，你又没本事拴在他心上，要他何用？」八戒道：「我要扣在这腰间，做个救命索。你与沙僧扯住后手，放我出去，与他交战。估着赢了他，你便放松，我把他拿住；若是输与他，你把我扯回来，莫教他拉了去。」真个行者暗笑道：「也是捉弄呆子一番！」就把绳儿扣在他腰里，撮弄他出战。

那呆子举钉钯跑上山崖，叫道：「妖精出来！与你猪祖宗打来！」那蓝旗手急报道：「大王，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和尚来了。」二怪即

出营，见了八戒，更不打话，挺枪劈面刺来。这呆子举钯上前迎住。他两个在山坡前搭上手，斗不上七八回合，呆子手软，架不得妖魔，急回头叫：「师兄，不好了！扯扯救命索，扯扯救命索！」这壁厢大圣闻言，转把绳子放松了抛将去。那呆子败了阵，往后就跑。原来那绳子拖着走还不觉，转回来，因松了，倒有些绊脚，自家绊倒了一跌，爬起来又一跌。始初还跌个踉跄，后面就跌了个嘴抢地。被妖精赶上，摔开鼻子，就如蛟龙一般，把八戒一鼻子卷住，得胜回洞。众妖凯歌齐唱，一拥而归。

这坡下三藏看见，又恼行者道：「悟空，怪不得你能咒你死哩！原来你兄弟全无相亲相爱之意，专怀相嫉相妒之心！他那般说，教你扯扯救命索，你怎么不扯，还将索子丢去？如今教他被害，却如之何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师父也忒护短，忒偏心！罢了，象老孙拿去时，你略不挂念，左右是舍命之材；这呆子才自遭擒，你就怪我。也教他受些苦恼，方见取经之难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啊，你去，我岂不挂念？想着你会变化，断然不至伤身。那呆子生得狼狽，又不会腾那，这一去，少吉多凶，你还去救他一救。」

行者道：「师父不得报怨，等我去救他一救。」急纵身赶上山，暗中恨道：「这呆子咒我死，且莫与他个快活！且跟去看那妖精怎么摆布他，等他受些罪，再去救他。」即捻诀念起真言，摇身一变，即变做个螻蛄虫，飞将去，钉在八戒耳朵根上，同那妖精到了洞里。二魔帅三千小怪，大吹大打的，至洞口屯下，自将八戒拿人里边道：「哥哥，我拿了一个来也。」老怪道：「拿来我看。」他把鼻子放松，摔下八戒道：「这不是？」老怪道：「这厮没用。」八戒闻言道：「大王，没用的放出去，寻那有用的捉来罢。」三怪道：「虽是用，也是唐僧的徒弟猪八戒。且捆了，送在后边池塘里浸着，待浸退了毛，破开肚子，使盐腌了晒干，等天阴下酒。」八戒大惊道：「罢了，罢了！撞见那贩腌的妖怪也！」众怪一齐下手，把呆子四马攒蹄捆住，扛扛抬抬，送至池塘边，往中间一推，尽皆转去。

大圣却飞起来看处，那呆子四肢朝上，掘着嘴，半浮半沉，嘴里呼呼的，着然好笑，倒象八九月经霜落了子儿的一个大黑莲蓬。大圣见他那嘴脸，又恨他，又怜他，说道：「怎的好么？他也是龙华会上的一个人，但只恨他动不动分行李散伙，又要搯撮师父念《紧箍咒》咒我。我前日曾闻得沙僧说，他攒了些私房，不知可有否，等我且吓他一吓看。」好大圣，飞近他耳边，假捏声音叫声：「猪悟能，猪悟能！」八戒慌了道：「晦气呀！我这悟能是观世音菩萨起的，自跟了唐僧，又呼做八戒，此间怎么有人知道我叫做悟能？」呆子忍不住问道：「是那个叫我的法名？」行者道：「是我。」呆子道：「你是那个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是勾司人。」那呆子慌了道：「长官，你是那里来的？」行者道：

「我是五阎王差来勾你的。」那呆子道：「长官，你且回去，上复五阎王，他与我师兄孙悟空交得甚好，教他让我一日儿，明日来勾罢。」行者道：「胡说！阎王注定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四更！趁早跟我去，免得套上绳子拉扯！」呆子道：「长官，那里不是方便，看我这般嘴脸，还想活哩。死是一定死，只等一日，这妖精连我师父们都拿来，会一会，就都了帐也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也罢，我这批上有三千个人，都在这中

前后，等我拘将来就你，便有一日耽阁。你可有盘缠，把些儿我去。」八戒道：「可怜啊！出家人那里有什么盘缠？」行者道：「若无盘缠索了去！跟着我走！」呆子慌了道：「长官不要索，我晓得你这绳儿叫做追命绳，索上就要断气。有，有，有！有便有些儿，只是不多。」行者道：「在那里？快拿出来！」八戒道：「可怜，可怜！我自做了和尚，到如今，有些善信的人家斋僧，见我食肠大，衬钱比他们略多些儿，我拿了攒在这里，零零碎碎有五钱银子，因不好收拾，前者到城中，央了个银匠煎在一处，他又没天理，偷了我几分，只得四钱六分一块儿，你拿了去罢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这呆子裤子也没得穿，却藏在何处？咄！你银子在那里？」八戒道：「在我左耳朵眼里捏着哩。我捆了拿不得，你自家拿了去罢。」行者闻言，即伸手在耳朵窝中摸出，真个是块马鞍儿银子，足有四钱五六分重，拿在手里，忍不住哈哈的大笑一声。那呆子认是行者声音，在水里乱骂道：「天杀的弼马温！到这们苦处还来打诈财物哩！」行者又笑道：「我把你这该槽的！老孙保师父，不知受了多少苦难，你到攒下私房！」八戒道：「嘴脸！这是什么私房！都是牙齿上刮下来的，我不舍得买了嘴吃，留了买匹布儿做件衣服，你却吓了我的。还分些儿与我。」行者道：「半分也没得与你！」八戒骂道：「买命钱让与你罢，好道也救我出去是。」行者道：「莫发急，等我救你。」将银子藏了，即现原身，掣铁棒把呆子划拢，用手提着脚，扯上来，解了绳。八戒跳起来，脱下衣裳，整干了水，抖一抖，潮漉漉的披在身上，道：「哥哥，开后门走了罢。」行者道：「后门里走，可是个长进的？还打前门上去。」八戒道：「我的脚捆麻了，跑不动。」行者道：「快跟我来。」

好大圣，把铁棒一路丢开解数，打将出去。那呆子忍着麻，只得跟定他，只看见二门下靠着的是他的钉钯，走上前，推开小妖，捞过来往前乱筑，与行者打出三四层门，不知打杀了多少小妖。那老魔听见，对二魔道：「拿得好人，拿得好人！你看孙行者劫了猪八戒，门上打伤小妖也！」那二魔急纵身，绰枪在手，赶出门来，应声骂道：「泼猢猻！这般的无礼！怎敢藐视我等！」大圣听得，即应声站下。那怪物不容讲，使枪便刺。行者正是会家不忙，掣铁棒，劈面相迎。他两个在洞门外，这一场好杀——

黄牙老象变人形，义结狮王为弟兄。因为大魔来说合，同心计算吃唐僧。齐天大圣神通广，辅正除邪要灭精。八戒无能遭毒手，悟空拯救出门行。妖王赶上施英猛，枪棒交加各显能。那一个枪来好似穿林蟒，这一个棒起犹如出海龙。龙出海门云雾霭，蟒穿林树雾腾腾。算来都为唐和尚，恨苦相持太没情。

那八戒见大圣与妖精交战，他在山嘴上竖着钉钯，不来帮打，只管呆呆的看着。那妖精见行者棒重，满身解数，全无破绽，就把枪架住，摔开鼻子，要来卷他。行者知道他的勾当，双手把金箍棒横起来，往上一举，被妖精一鼻子卷住腰胯，不曾卷手。你看他两只手在妖精鼻头上丢花棒儿耍子。八戒见了，捶胸道：「咦！那妖怪晦气呀！卷我这夯的，连手都卷住了，不能得动，卷那们滑的，倒不卷手。他那两只手拿着

棒，只消往鼻里一擗，那孔子里害疼流涕，怎能卷得他住？」行者原无此意，倒是八戒教了他。他就把棒幌一幌，小如鸡子，长有丈余，真个往他鼻孔里一擗。那妖精害怕，沙的一声，把鼻子摔放，被行者转手过来，一把挝住，用气力往前一拉，那妖精护疼，随着手举步跟来。八戒方才敢近，拿钉钯望妖精脖子上乱筑。行者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那钯齿儿尖，恐筑破皮，淌出血来，师父看见又说我们伤生，只调柄子来打罢。」真个呆子举钯柄，走一步，打一下，行者牵着鼻子，就似两个象奴，牵至坡下，只见三藏凝睛盼望，见他两个嚷嚷闹闹而来，即唤：「悟净，你看悟空牵的是甚么？」沙僧见了笑道：「师父，大师兄把妖精揪着鼻子拉来，真爱杀人也！」三藏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那般大个妖精！那般长个鼻子！你且问他：他若喜欢欢送我等过山呵，饶了他，莫伤他性命。」沙僧急纵前迎着，高声叫道：「师父说：那怪果送师父过山，教不要伤他命哩。」那怪闻说，连忙跪下，口里呜呜的答应，原来被行者揪着鼻子，捏僵了，就如重伤风一般，叫道：「唐老爷，若肯饶命，即便抬轿相送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师徒俱是善胜之人，依你言，且饶你命，快抬轿来。如再变卦，拿住决不再饶！」那怪得脱手，磕头而去。行者同八戒见唐僧，备言前事。八戒惭愧不胜，在坡前晾晒衣服，等候不题。

那二魔战战兢兢回洞，未到时，已有小妖报知老魔三魔，说二魔被行者揪着鼻子拉去。老魔惊悚，与三魔帅众方出，见二魔独回，又皆接入，问及放回之故。二魔把三藏慈悯善胜之言，对众说了一遍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更不敢言。二魔道：「哥哥可送唐僧么？」老魔道：「兄弟，你说那里话，孙行者是个广施仁义的猴头，他先在我肚里，若肯害我性命，一千个也被他弄杀了。却才揪住你鼻子，若是扯了去不放回，只捏破你的鼻子头儿，却也惶恐。快早安排送他去罢。」三魔笑道：「送，送，送！」老魔道：「贤弟这话，却又象尚气的了。你不送，我两个送去罢。」三魔又笑道：「二位兄长在上，那和尚倘不要我们送，只这等瞒过去，还是他的造化；若要送，不知正中了我的调虎离山之计哩。」老怪道：「何为调虎离山？」三怪道：「如今把满洞群妖点将起来，万中选千，千中选百，百中选十六个，又选三十个。」老怪道：「怎么既要十六，又要三十？」三怪道：「要三十个会烹煮的，与他些糯米、细面、竹笋、茶芽、香蕈、蘑菇、豆腐、面筋，着他二十里，或三十里，搭下窝铺，安排茶饭，管待唐僧。」老怪道：「又要十六个何用？」三怪道：「着八个抬，八个喝路。我弟兄相随左右，送他一程。此去向西四百里，就是我的城池，我那里自有接应的人马，若至城边，如此如此，着他师徒首尾不能相顾。要捉唐僧，全在此十六个鬼成功。」

老怪闻言，欢欣不已，真是如醉方醒，似梦方觉，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」即点众妖，先选三十，与他物件；又选十六，抬一顶香藤轿子，同出门来，又吩咐众妖：「俱不许上山闲走！孙行者是个多心的猴子，若见汝等往来，他必生疑，识破此计。」

老怪遂帅众至大路旁高叫道：「唐老爷，今日不犯红沙，请老爷早早过山。」三藏闻言道：「悟空，是甚人叫我？」行者指定道：「那

厢是老孙降伏的妖精抬轿来送你哩。」三藏合掌朝天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若不是贤徒如此之能，我怎生得去？」径直向前，对众妖作礼道：「多承列位之爱，我弟子取经东回，向长安当传扬善果也。」众妖叩首道：「请老爷上轿。」那三藏肉眼凡胎，不知是计；孙大圣又是太乙金仙，忠正之性，只以为擒纵之功，降了妖怪，亦岂期他都有异谋，却也不曾详察，尽着师父之意，即命八戒将行囊捎在马上，与沙僧紧随，他使铁棒向前开路，顾盼吉凶。八个抬起轿子，八个一递一声喝道。三个妖扶着轿杠，师父喜喜欢欢的端坐轿上，上了高山，依大路而行。

此一去，岂知欢喜之间愁又至，经云泰极否还生，时运相逢真太岁，又值丧门吊客星。那伙妖魔，同心合意的，侍卫左右，早晚殷勤。行经三十里献斋，五十里又斋，未晚请歇，沿路齐齐整整。一日三餐，遂心满意；良宵一宿，好处安身。西进有四百里余程，忽见城池相近。大圣率铁棒，离轿仅有一里之遥，见城池把他吓了一跳，挣挫不起。你道他只这般大胆，如何见此着唬，原来望见那城中有许多恶气，乃是——

攒攒簇簇妖魔怪，四门都是狼精灵。斑斓老虎为都管，白面雄彪作总兵。丫叉角鹿传文引，伶俐狐狸当道行。千尺大蟒围城走，万丈长蛇占路程。楼下苍狼呼令使，台前花豹作人声。摇旗擂鼓皆妖怪，巡更坐铺尽山精。狡兔开门弄买卖，野猪挑担干营生。先年原是天朝国，如今翻作虎狼城。

那大圣正当惊惧，只听得耳后风响，急回头观看，原来是三魔双手举一柄画杆方天戟，往大圣头上打来。大圣急翻身爬起，使金箍棒劈面相迎。他两个各怀恼怒，气呼呼，更不打话，咬着牙，各要相争。又见那老魔头，传声号令，举钢刀便砍八戒。八戒慌得丢了马，轮着钯向前乱筑。那二魔缠长枪望沙僧刺来，沙僧使降妖杖支开架子敌住。三个魔头与三个和尚，一个敌一个，在那山头舍死忘生苦战。那十六个小小妖却遵号令，各各效能，抢了白马行囊，把三藏一拥，抬着轿子径至城边。高叫道：「大王爷爷定计，已拿得唐僧来了！」那城上大小妖精，一个个跑下，将城门大开，吩咐各营卷旗息鼓，不许呐喊筛锣，说：「大王原有令在前，不许吓了唐僧。唐僧禁不得恐吓，一吓就肉酸不中吃了。」众精都欢天喜地邀三藏，控背躬身接主僧。把唐僧一轿子抬上金銮殿，请他坐在当中，一壁厢献茶献饭，左右旋绕。那长老昏昏沉沉，举眼无亲。

毕竟不知性命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